



松树的叶

□ 文学院 袁瑞

自从文字的笔墨写多了“雪压青松”“罹凝寒”等诸如此类的话语，松树便承上了坚忍的品性。固然，茫茫白雪间多了几分青翠，寂寥里横进了诗意，也属实让人惊艳。但或许除了将目光紧紧盯住那天地

的脉络，也可以转换到叶上的细腻。大致凡树都是长着叶的，可却无人能洞察这一抹绿意究竟是在泥土里萌生，还是受了嫩芽的影响，只在一夜间树梢上添加了这一份魔术，且这一份神秘无从得知，那就只得谈一谈叶的更替了。古人赋予了叶“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意味，但却忘记了它的生死这一出最大的悲剧。从风揭开悲剧的幕布，到飘落的落幕，一切只是在鼓手敲出的呼呼的韵律中完成的，少了哀嚎，多了寂静，留下的只有从绿到黄的变化。可松树却是不同的，相较同类，落叶总是晚了一些，且常年的青绿总是让人迟钝。待文人们好一阵伤感，忽然望见风云变幻后多了一根奇葩，于是争相歌功颂德，给它加上了另一顶树冠。

倘若讲实话，我对于植物只是一知半解，校园里的松树亦未仔细驻足观察。只能凭借想象在脑海里勾勒出一幅画面，便聊以慰藉不足的心情了。

叶长在枝头，大概便如果实结在树上一般吧。只是前者被风摘取，滋养的是看不见的大地。大概以往有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讲法，就是明瞭了除却松叶的其他叶的规律，为了补偿这一份排除，就给了松叶一份“四季常青”的殊荣，从此放任它为自然摧残了。

唉，倘若松叶落到水中，也许会是一只溺水蚂蚁的篝火，但相比于闲情雅致的文人，或许只会赢得一份对生命的讴歌，除此无他。生命的高度往往会让人尊敬来自仰望的遥不可及的抽象，但对于俯引引起的渺小，就只有转瞬即逝的思绪了。即便是弯下腰，囊括的也有限。

我既然不是植物，自然也无法对叶在脱离树时的撕裂肺腑感同身受，但既已离去，便不必担心主干带来的疼痛的蔓延了，一如人的断臂不必考虑持久的折磨。少了束缚，或许会有南归的大雁偶然载起一片树叶，弥补它因少了双脚而难以领略南国风光的遗憾，我也为此有所慰藉了。

若是仔细端详一片松叶，留下的只有震撼。封闭中横七竖八躺着一条条路径，奇妙的分叉如同涡漩，不自觉深陷其中，绿色的背景取代了棕色的路径，那是独属于一片独立的小天地的浪漫。并且这片天地四处充满了人口，无比大方地允许任何人进入。若是这一幅个体绘制的地图图落他处，看到的人恐怕也能和我一同感谢这慷慨的施舍吧。

松叶有风吹动飘浮，舟船有水推波助行，可我却由于担着无比的哀愁，竟找不到一只可见的援手了。但时过境迁后，我受了莫名的教诲，在步入大学后自己换下稚嫩的外衣，像一片风中落下的松叶那样前行。

还是错过

□ 能源学院 苗子岩

国庆假，坐公交，去哥家。等了四五分钟，22路来了。对，导航上要坐22路。上车，刷卡，一气呵成，应该是提前半小时，正好。又看导航，老年大学，什么玩意儿？看着窗外景物逐渐陌生，顿感不妙。坐错了？坐错了！“咻”的一下，起立，装耳机，提包，奔到后门，蹲下车。

陌生站台，空无一人。看向站牌：19路，K22，801路，806路，46路，东9路……掏出手机导航，“对，刚才K22是错的，嗯！应该是21路或46路。”

19路过了。806路过了。21路要来了。“不对，是这个21路吗？对面还有一个公交站，这个21路可能是从A到B，也可能从B到A。车来了，不行，再看眼公交站牌。车要走了，不行，再看眼手机。车走了，要不，等下一辆。”

“唉——别——！”一老奶奶边跑边大喘气，车门又开了，老奶奶顺势上车。“可这辆车真的是对的吗？”我又犹豫了，或许是脑中一片空白，或许是超出自己反应的不知所措。哪怕现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何犹豫，只知道我呆呆地望着车远去的影子，看它消失在斜阳里。算了，去对面的站台看看。快步跑，仔细一看，不是，我原本的站台是对的。

转身，46路过了。又是一愣。“还没到呢，21路，22路，801路，806路，还有46路，路过老年大学，这几个都可以到荒里，再在那里坐隧道，就到家了。”哥哥手机微信发来消息，我却愣了眼。

终于，一段漫长的等待后，801路来了。上车，看表，两个小时已然过去，错过的四辆车都是对的。我笑了，笑自己，笑老天开的玩笑，笑平生经历的种种，记忆犹潮水般浮现：高一，文理分班，因为家人的意见，拒绝了历史老师澄澈温柔的眼神，错过了文字；高中，语文课，琅琅书声里，那个偶然却蓄谋已久的对视，那句在脑海中演练了无数次却从未对她开口的“我喜欢你”，三年的暗恋终究随分数的差距烟消云散；高考失常，而自己却没有复习的勇气，错过了支撑自己三年的梦想；填报高考志愿，因为种种错过了那个向往许久却被阻止的洱海大理。

我们总是说“我再考虑考虑”，可哪里有如此多再见的机会？人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和相遇之人的永别。车不会回头，上苍悲悯，故车水马龙，如川流不息。

可我们，只换得数次灵魂被自己鄙夷。第一次，因为陌生，因为胆怯，因为猜疑。第二次，因为无知，因为畏惧。第三次，因为犹豫。第四次，因为不够坚定。第五次……我们错过太多，所有的错过，是否早已成过错？或许吧。

可，那个傍晚，801车上，我的心却格外平静。空调簌簌地吹着，车上的人疏疏落落。抬头，余晖在云层中求救，太阳快被加了冰块的啤酒淹死，就像深海水中的鱼浮出水面，向夜晚问安，替星星铺路。好一幕“落日熔金，暮云合璧”。

一切都刚刚好。是啊！斜阳碎了一地，我却嗅到了桂花的香气。因为无数次错过，所以这次才值得。生命中总要有足够的云翳，来创造一个黄昏的阴影，你以为你错过了百色的土地，其实终点本就是片橘色的海眼。

潮汐

□ 材料学院 张晨曦

我像海洋一样，我有潮涨的时候，也有潮落的时候，在潮落的时候，人家看见我的浅滩，在潮涨的时候，人家就看见我的波浪。——题记

从前以为潮汐分别在昼夜，后来高中地理学到“潮汐”的概念，恍然朝朝潮落谓之潮，夕潮夕落谓之汐。潮落时露出的浅滩，一样有权利裸露在暖阳之下，我有必要应允潮汐的暂退。

我常把自己撕碎，散播到各个领域去播种，身躯残缺地奋力耕耘，对万物好奇，对生活热爱，像把烧红的铁放在炉膛里不断锻炼。我一路赶着自己的马车，路过无数人的生活，马车上载着采摘下的野菊花和晚霞，也有和过往商队兑换的商货，遇到很多朋友，他们车上装着各不相同的东西。我心急，我要强，因为遇见了美好，就不愿轻易松手，我什么都要尝试，要收音机也要明信片，要桃花酿也要竹叶茶，要薄衬衫也要厚棉袄，要面包也要玫瑰，要热烈也要清冷。我驾着车，满载着一山的行李，别人有的我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没有，我是百宝书也是杂货铺。有顺路的同志们，就说笑着一起走呀，他们轻松又悠然，我满头大汗，像犁地的牛，身子一探一探地向前拱着，可是一山的行李都是我不愿割舍掉的，顾及速度的同时，要跟朋友们谈笑风生，漫随云舒，还得稳稳当地地往前走，摇摇欲坠的商品挡住了我看夕阳和归鸟，我目光死死盯着，掉落下哪一个我都怕别人捡去了便宜。

我心里是一片汪洋，汹涌而坦荡，长风一吹，鸥鸟啼音那样嘹亮，我怎么好辜负一切美好，于是我高亢，我远航，我故意弄大声响让自己澎湃起来，人们不出所料地看到我波光粼粼的浪涛，看到我拍到崖岸上撞碎的雪花，看到海洋表面像肺一样有规律地起伏。我是翻涌的波涛，不是惊涛骇浪，温柔但有力量，我是春风里有一声便清脆一声的风铃，是午后掷地有声的阳光，是摇晃着的汽水，无时无刻不咕嘟咕嘟冒着泡。

骨子里带着的内敛，中庸，让我想到了一个万全之法，我涉猎了所有，面对一片旷野的人生，我修出无数条路，有的路通向冬天，有的路通向夏天，有的路上一片荒芜，等着我去种下一片玫瑰，有的路上步履维艰，但尽头是一座面包山。我妄想着自己拥有一整片旷野而非一条羊肠小道，所以我囤积着厚棉袄和薄衬衫，带着面包还带着玫瑰种，出发前给自己炖好鸡汤，提及少年一词定当与平庸相斥，我甚至在开发旷野的工地上准备好了炮手，若我向生活低头，十万个炮手兄弟请向我看齐，于是乎背上我的红书包，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欢快地奔跑起来。

我现在后悔了，我没吃多少苦，但我不甘心没有别人甜。我去和炮手兄弟们谈判，我想当苍翠欲滴的竹，但我没有弹性，我也不坚韧，我甚至不苍翠，所以我是刷上绿油漆的潇湘竹，我是被海水淹没头顶的贝壳滩，不过没有人告诉我，人们想看潇湘竹的红泪，想看阳光下奇形怪状的贝壳。干嘛老端着呢，干嘛要时刻清醒时刻饱满时刻理智时刻紧绷着琴弦呢，我的挖掘机费柴油，我的小铁铲会磨损，我的炮手兄弟也会浑水摸鱼打瞌睡。我哪里平庸了，我只是平凡而努力长高的笋，面对三百六十度任我发挥的空间迷茫又欣喜。就像海洋会潮汐，就像鲸鱼会呼吸，就像喇叭会吐息，我只会涨潮，我的眼泪溢出地球，我只会吸气，我像胀破的气球，七零八落衣衫不整，我不会换气，憋得满脸通红，丹田气尽。

一支筷子也许可以撑起一个鱼缸。三维世界里存在的四维空间就是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它大过宇宙，斗破苍穹，我却赋予了外界送我的胶带，把自己一圈一圈地禁锢在半径为腿围的地方，然后奋力挣扎，以为这就是所谓的上坡路了。人们期待着打卡的浅滩，也许还需要时间退潮，不过在海水覆盖的日子里，浅滩上也许早已不荒芜了，海水的盐分堆积，时而带来些流浪的海藻，一些洁白或绚丽的生灵在此驻扎，尝试去呼吸，尝试去放下些行李，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和我融为一体，也许我是个很好的宿主，它们已经不愿意离开了。

今年还剩六十天，我给工地放假了，自己搬着监工的小椅子坐到晚霞余晖下面，天冷了，我穿上厚棉袄，给自己烧一碗桃花酿，打开收音机，给那些曾经赠予我玫瑰花的远方朋友们写几张明信片。

读《漫水》有感

□ 土建学院 仲济涛

前几天看完了王跃文老师的一本“小书”《漫水》。说“小”，一是因为书的尺寸确实比常见的书袖珍一点，二是本书仅收录了王老师的三部中短篇小说，共十几万字。相较于作者动辄五六十万字的大长篇，说“小”不算为过。

小归小，书中的三篇文章均好看。除去同名小说《漫水》，还有《我的堂兄》和《秋风庭院》。前两篇文章写的是乡村生活，是作者老家漫水村里的人和事，散发着浓得化不开的人情味儿。第三篇则是作者的“拿手好戏”——官场小说，写尽仕途中的规则与炎凉。主编把这两类风格迥异的作品放到一起，不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总之读者读来，像从炉火融融的室内一下子跨到“天寒白屋贫”的室外，顿觉冰火两重天。这里只谈谈最有味道的第一篇吧。

《漫水》一篇的主角是余公公和慧娘。两人并不是两口子。男主余公公是漫水村里顶尖的细料木匠，兼之处事公允厚道，几乎是村里家族长式的人物。女主慧娘的身世则复杂一些。慧娘首次出现在漫水村时是一位落难的窑姐儿，因“竟然识字”成为村里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婆，后来又责无旁贷地做了漫水村的人验师。“从那天起，漫水人不论来到这世上，还是离开这世上，都从慧娘手上过。”

余公公和慧娘的感情，不是爱情，胜似爱情。余公公独居后，因德高望重，每逢过年都有很多村民来请吃团圆饭。余公公总是那句“年还是在自家过”。等到慧娘的儿子强来请时，余公公就改了口。余公公帮慧娘提前做寿材，用的是顶好的朱砂漆。“朱砂不好找，有钱都买不到。”余公公说：“我这朱砂藏了六十多年了。”慧娘娘听得满心欢喜……这份感情，作者写得克制，写得不动声色。

余公公和慧娘虽惺惺惜惺惺，但从未越雷池。即便各自成为鳏夫、寡妇后，彼此依然恪守人之为人的那份原则。所有的美好便源于此吧！作者通篇没有写爱情，但读者读了之后却比看爱情小说还心荡神摇。虽然主人公都是耄耋暮年，但读者读来，却读出一份人生初见的美好，像情窦初开，不自觉地就想到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

如果只让我说一句文中最触动我的话——没有之一的那种——那便是慧娘要做村里的人验师，家人反对说：“我只问你，你有什么好处呢？”慧娘娘说：“做事都要有好处吗？日头照在地上，日头有什么好处呢？雨落在地上，雨有什么好处呢？”

文中的特色方言也让人感觉新奇有趣。公公娘就是爷爷奶奶，老屋就是棺材，粮子就是当兵的，阿娘就是老婆。炒菜的香味不叫闻一闻，叫听一听。原来在作者的老家，管蝉叫早禾郎，真的是好古雅的称呼！

看完此篇，作为读者，我心中还“烙”下了一道菜，虽从未吃过，但怕是要念念不忘——就是在不可能长枞菌的寒冬腊月里，余公公为慧娘娘准备的那道枞菌炒腊肉。

一千公里

□ 海洋学院 马忠诚

我走了1000公里
在漫长的雨季
周围的环境不知何时
让我变得有些小心翼翼
偶尔也留恋
似乎被抛在过去的童心
但我还要继续赶路
前方要处处留心

我走了1000公里
在轮转的四季
经历了不同的风景
眼神中也多了一丝坚定
但我会想念
童年里红苹果的甜蜜
那是过去
在助我前行

我是一个背包客
我被生活包裹着
我从没想要犯错
可错误总想念我
可能这就是
我上辈子与流星的约定
所以我想
可能我还缺少一份坚定

生活总笑着看
但没人能小看我
好多的风景我都笑看过
所以我知道他有多爱我
在每一个黎明到来之前
我都会觉得安心
因为我知道
我会大步前行



离退休工作处 黄仕军/摄